

July 2024

Phylogenetics of Literary Texts: Reflections on Its Past and Present

Yiyang Cheng

Chenjie Yu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Cheng, Yiyang, and Chenjie Yuan. 2024. "Phylogenetics of Literary Texts: Reflections on Its Past and Presen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1/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学文本的系统发生分析:历史、现状和反思

程弋洋 袁陈杰

摘要:系统发生分析是进化研究中的重要计算方法,被广泛用于确立物种谱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方法先被引入语言和文化谱系研究,继而被引入民间文学研究。在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分析中,文本的母题序列被视作遗传信息。对这些序列进行系统发生分析,最终可得到民间故事谱系,进而揭示故事所对应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的联系。本文在考察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发现:首先,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虽卓有大成,但仍停留在分类阶段,母题数据未被充分利用,而引入系统发生分析为国内民间文学母题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其次,确定同源母题是近十年来母题研究的重点,但当前对同源母题的确定仍偏主观,而系统发生分析中的同源性算法可为同源母题确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第三,系统发生分析目前主要用于民间文学研究,但鉴于母题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本,本文主张系统发生分析可向更广泛的文本拓展,揭示其内在演变规律及其投射的思想文化变迁。

关键词:系统发生; 叙事母题; 同源性; 垂直传承; 横向传播

作者简介:程弋洋,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及西班牙语文学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200433。电子邮箱:chengyiyang@fudan.edu.cn。袁陈杰,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形式语言学及语篇建模研究。通信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200240。电子邮箱:cjyuan@fl.ecnu.edu.cn。

Title: Phylogenetics of Literary Texts: Reflections on Its Past and Present

Abstract: Phylogenetic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omputational method in evolution research, has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genealogy of different species. Since the 1980s, phylogenetic analysis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 of language and cultural evolution, and later the research of folkloric literature. In the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folkloric stories, a motif string is identified as the genome of each story.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motif strings of homological folkloric stories yields a genealogical tree, which reveals the potential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ethnic groups that the folkloric stories belong to. This article, based on an int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review of phylogenetics of literary texts, discusses several drawbacks and gaps in such research from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First, Chinese folklorists have made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motif research, but most are limited to motif classification and these motifs have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since then. Phylogenetics would introduce a new research path to the analysis of motifs. Seco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homological motifs has become a focus of research during recent years but such identification remains subjective. In phylogenetics, a family of algorithms that are originally designed to evaluate phylogenetic signals can provide a more scientific way to measure the hom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motif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pplication of phylogenetics in literary research is currently restricted to the study of folklore, but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motif analysis also applies to other genres of literary texts, it is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phylogenetic analysis can also be used to analyze a variety of genres to reveal their internal developments as well as the sociocultural changes reflected therein.

Keywords: phylogenetics; narrative motif; homology; vertical inheritance; horizontal transmission

Authors: **Cheng Yiyang**,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Fuda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ry theory and Hispanic literature. Address: 220 Handan Street,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3. Email: chengyiyang@fudan.edu.cn. **Yuan Chenjie**,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formal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modeling. Address: 500 Dongchuan Street,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0. Email: cjyuan@fl.ecnu.edu.cn.

引言

系统发生分析(phylogenetics)是生物进化研究中重要的生物信息(bioinformatics)计算方法,被用于确立物种间的遗传(patristic)和分支(cladistic)关系。^①例如,在人和黑猩猩的同源关系中,人和黑猩猩各自与共同祖先的关系属于遗传关系,而人和黑猩猩之间的关系则属于分支关系。进化的观点早在20世纪初就已存在于人文研究领域,但直至80年代,以路易吉·卡瓦利-斯福萨(Luigi Cavalli-Sforza)和马库斯·费尔德曼(Marcus Feldman)合著的《文化传播和进化:量化的视角》(*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的出版为标志,生物进化领域的大量模型才被大规模引入人文研究中。系统发生分析最早于60年代被引入人文研究,并在80年代后被广泛用于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进化,如语言进化和文化遗产演变等。^②对文学文本进行系统发生分析(以下简称“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不过直至2010年,随着朱利安·德威(Julien d'Huy)和贾姆希德·特拉尼(Jamshid J. Tehrani)等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印欧民间故事系统发生的研究成果,系统发生分析才逐渐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首先介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和流程,继而以特拉尼团队对印欧魔法故事所作系统发生分析为例,考察系统发生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两大功能:直观呈现文学嬗变历程、揭露文学嬗变投射的文化变迁。国内学界目前尚未对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作过介绍,更未有研究应用此范式。鉴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跨学科性质和已有研究引起的广泛关注,本文认为,将该研究范式引入国内,不仅能为国内文学研究增添新的维度,还能助力于国内跨学科融合的新文科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

只被用于对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尚未扩展到其他类型的文学文本。鉴于此,本文在考察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对国内文学研究启示的同时,也进一步思考了该研究范式在未来向更广泛的文学文本扩展的可能性。

一、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原理和流程

(一)从远读视角解读文学嬗变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但和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同,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类属数字人文研究,强调对文本的“远读”(distant reading)而非“近读”(close reading)。^③“远读”有两层含义:其一,不对文本作孤立解读,而是对大规模文本作远距审视;其二,文本阐释的基础,不是对文本的质性剖解,而是对文本的量化分析。从研究目的来看,使用系统发生分析“远读”大规模文学文本,是为了发掘这些文本的嬗变规律。所谓嬗变,指不同文本在叙事上存在的垂直或横向变异:垂直变异,是一个叙事单元由模糊变得更为具体;而横向变异,则是叙事单元中某一叙事信息,被另一平行叙事信息所替换。垂直变异所呈现的,是祖先文本和后代文本间的遗传关系;而横向变异所呈现的,则是同代文本间的分支关系。以上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看似抽象,实则内核简明。以王宪昭先生对盘古神话的调查为例。据王宪昭的调查,在中国多个民族的神话中,均存在盘古叙事;在盘古身份的认定上,汉族神话奉盘古为神,而在侗族和白族神话中盘古为人——在侗族神话中盘古是华夏人,在白族神话中盘古是砍柴人(《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136)。根据“垂直变异”和“横向变异”的定义,从“盘古是有身份的”衍生出“盘古是神”和“盘古是人”,以及从“盘古是人”衍生出为“盘古是华夏人”和“盘古是砍柴人”,均属垂直变异,因为衍生后的叙事片段,均使原叙事变得更为具

体。而相对于“盘古是有身份的”这一叙事，“盘古是神”和“盘古是人”之间的差异属横向变异，因为在这两个叙事片段之间，发生的只是叙事信息“神”和“人”的替换。基于以上信息，可以对汉、侗、白三族关于盘古身份认定的神话叙事，进行谱系推定，如图 1 所示。其中垂直变异投射为谱系树的垂直分叉，而横向变异则投射为谱系树的横向分叉。

解读文本嬗变，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第一重功能。其第二重功能更为重要——揭示嬗变本身投射的文化变迁。神话和文学人类学通常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的叙事嬗变，一定程度上伴随民族迁徙和分化产生。因而，对其所作解读，可从侧面为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民族迁徙和分化提供佐证（Da Silva Tehrani 1-2）。就上述例子来看，汉、侗、白三族均有“盘古是有身份的”这一叙事，说明三族在历史上可能存在关联：三族可

能有共同的民族起源，或存在文化互鉴。汉、侗、白在盘古是神还是人这一叙事上的差异，则从侧面印证了，他们在历史上可能存在分化。与汉族“盘古是神”的叙事相比，侗、白二族均有“盘古是人”这一叙事，说明这两族在历史上的关联更密切，或者说，侗、白二族的分化晚于和汉族的分化。须注意，以上对汉、侗、白三族在历史上存在关联的解读，具有推测性和片面性。所谓推测性，指该解读是由文本分析而得，并不一定呈现客观事实，需联合多重证据（如基因、历史、考古和语言）作进一步考察。而片面性，则指该解读仅基于“盘古是有身份的”这则单一神话叙事所得，而若加入其他神话叙事（如“女娲是有身份的”）一同考察，则可能改变已有解读。为使所得解读更可靠，研究者需对文本有较为全面的掌控——全面掌握有分析价值的文本，并析取文本中有分析价值的叙事单元，即“母题”（Tehrani d'Huy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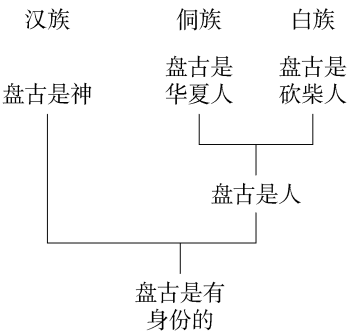


图 1. 汉、侗、白三族关于盘古身份的叙事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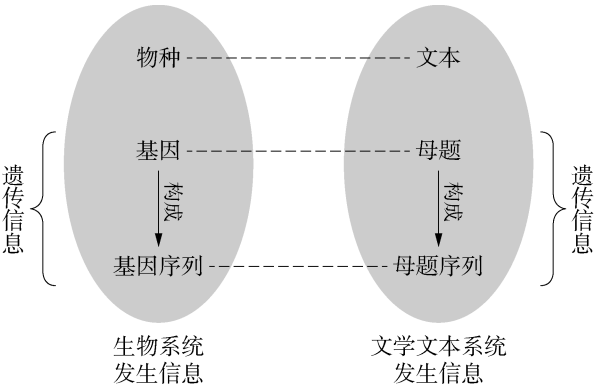


图 2. 生物系统发生分析和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信息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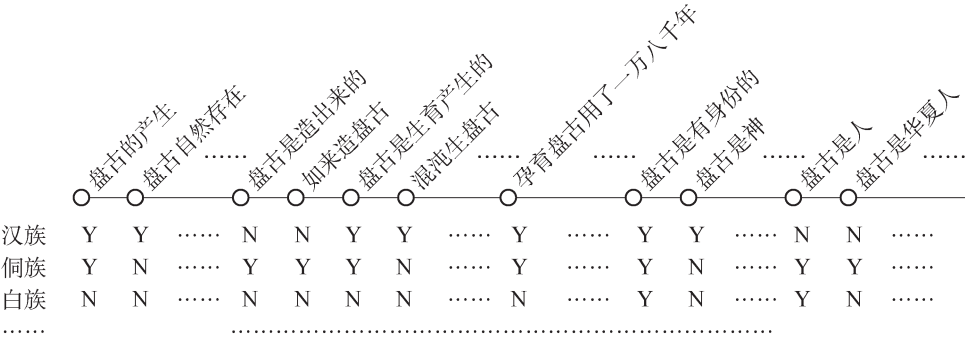


图 3

（二）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流程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的嬗变，实际分析中直接处理的对象是文学文本的母题序列。与生物系统发生学对照，文学文

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每个文本，可类比为一个“物种”，而该文本的母题序列可比作该“物种”的基因序列，如图 2 所示。在考察汉、侗、白三族的盘古叙事时，基于王宪昭提供的母题（《中国神话

母题 W 编目》133—140),可为三族构建如图 3 所示的母题序列。其中每个母题下方的字母 Y,表示该民族的盘古叙事拥有该母题;字母 N 则表示缺乏该母题。在对图 3 中汉、侗、白三族的盘古叙事文本进行系统发生分析时,他们的盘古叙事文本被类比为三个不同的“物种”,而这三族盘古叙事的母题序列(即图 3 中由 Y 和 N 构成的线性序列)则是这三个“物种”各自的基因序列。狭义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指对一系列具有同源关系的文学文本的母题序列作谱系分析;而广义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还包括文本母题的析取和母题同源性的测定。本文采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广义定义,其分析流程如图 4 所示。

文本母题析取和同源母题测定是开展谱系测定的前提。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文本母题析取,对应生物系统发生学中遗传物质(如基因序列)的提取^④,包括三个步骤:首先,确定和待考察文本相关的全部母题;其次,确定待考察文本是否拥有给定母题;最后,在完成前一步骤的基础上,构建待考察文本的完整母题序列。作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基础,若无母题序列,就无法开展同源母题测定,更无法开展谱系测定。在文本母题的析取过程中,优先选用已发表、被学界同行普遍认可的母题索引。例如,在研究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时,优先考虑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杨利慧和张成福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以及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等已发表的母题索引。若遇冷门文本,很可能不存在现成的母题索引,此时需参考已有的成熟母题体系,如《世界民间故事类型:分类和文献》(*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中的阿尔内-汤姆森-尤瑟(Aarne-Thompson-Uther)(ATU)体系,或自行设计更为完备的母题体系,对所采集的文本进行母题析取。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同源母题测定,对应生物系统发生学中的遗传物质的系统发生信号评估。所谓系统发生信号评估,指“相关物种比从谱系树上随机抽取的物种[亲缘]关系更近的趋势”(Münkemüller et al. 743)。“[亲缘]关系更近的趋势”,反映了物种间更高的同源性。对文学文本而言,谱系越近的两个文本,应拥有越多

的同源母题。因此,确定不同文本的同源母题,对分析这些文本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不同文本可能拥有两种类型的同源母题:继承式同源母题和扩散式同源母题。前者指直接继承自共同祖先文本的母题,例如,日耳曼族神话继承自原始印欧民族神话的母题。后者指某一文本从另一文本借用的母题,例如,殖民时期印第安神话借鉴自欧洲殖民者神话的母题。扩散式母题的存在,可能对文本谱系测定产生干扰。例如,印第安神话可能借鉴欧洲殖民者神话的母题,但印第安神话和欧洲殖民者神话在起源上并不存在直接联系。^⑤鉴于此,为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在谱系分析中,应尽可能排除扩散式同源母题,只保留继承式同源母题。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常用的同源母题测定法有两种:D 统计(D-statistics)和自逻辑回归(autologistic regression)。前者可用以评估母题源自继承的可能性,而后者是用来评估母题源自扩散的可能性。^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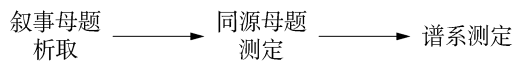


图 4.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流程

在完成文本母题析取和同源母题测定后,研究者获得了待考察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此时可以开展文本谱系测定(即狭义的系统发生分析)。谱系测定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核心,包括三个步骤:首先,考察待考察文本的同源母题序列,选择合适的系统发生分析法;其次,使用合适的系统发生分析法,对待考察文本的同源母题序列进行谱系分析;最后,对结果作可靠性评估。常用系统发生分析法有四种: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最近邻接法(Neighbor-Joining)和贝叶斯推断法(Bayesian Inference)。在实际研究中,常会用多种系统发生分析法对同一组同源母题序列作谱系分析,所得结果因而可互相验证。若所得结果相近,那么所得结果的可信度较高;若所得结果相差较远,则须重新对被分析的同源母题序列进行准确性评估。此外,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还须进行事后评估(post-hoc evaluation)。引导法(Bootstrapping)是目前系统发生分析中常用的事后可靠性评估法,即对被分析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进行随机取样和排列组合,并对获得

的新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进行谱系分析,比较所得新谱系和原谱系的差异。若两者相近,则谱系分析的可靠性较高,反之则不然。^⑦

二、案例考察:印欧魔法故事的系统发生

本节以特拉尼团队 2016 年发表的《比较系统发生分析揭示印欧民间故事的古代起源》(Comparative Phylogenetic Analyses Uncover the Ancient Roots of Indo-European Folktales,以下简称“《比较》”)为例,考察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两重功能:直观呈现文学嬗变、揭露文学嬗变投射的文化变迁。《比较》是近年来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中的佼佼者。大部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的对象,都只是单则神话或民间故事,而《比较》的研究对象,包括流传于印欧民族中的大量民间故事。这意味着,特拉尼团队要处理的母题数据量,远大于其他已发表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而数据量越大,意味着研究结果越具可靠性。另一方面,大部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的结论,都只是基于纯粹的文本分析,未获得其他领域证据的支持,而《比较》的结论,虽由文本分析取得,但得到了语言和考古证据的支持。

《比较》的研究对象是印欧民间故事,采用的母题体系是民俗学界通用的 ATU 体系。鉴于 ATU 体系中印欧民间故事数量过于庞大,特拉尼团队选取了其中的魔法故事进行研究。原因在于:魔法故事广泛分布于印欧各族中,且其中经典故事颇多,影响远大于其他类型的民间故事。特拉尼团队在 ATU 索引中采集了 275 个魔法故事母题,分布在 50 个印欧民族中。以这 275 个母题为位点,他们考察了 50 个印欧民族是否各自拥有这些母题,继而完成了对这些民族魔法故事的母

题测序。

为考察这 275 个母题中,哪些是可用作谱系分析的继承式同源母题,特拉尼团队首先用 D 统计分析了这 50 个印欧民族魔法母题相对于其语言谱系的分布:越符合语言谱系分布的母题,越有可能是继承式同源母题。分析结果显示,这 275 个母题中仅有 100 个呈现出较高的符合语言谱系分布的趋势。在筛选出这 100 个母题后,他们使用自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这 100 个母题相对于待考察的 50 个印欧民族的地理距离的分布。越符合民族地理距离分布的母题,越有可能是扩散式同源母题。分析结果显示,这 100 个母题中仅有 76 个与民族地理距离分布关联较小。综合以上分析结果,特拉尼团队认为,尽管待考察的 50 个印欧民族有 275 个魔法故事母题,但只有 76 个母题呈现出极高的继承式同源性。鉴于此,特拉尼团队以这 76 个母题为位点,考察这 50 个印欧民族是否拥有这些母题,继而完成了对这 50 个印欧民族魔法故事的继承式母题测序。

《比较》的核心,是对 50 个印欧民族魔法故事的继承式母题序列的谱系分析。特拉尼团队在分析中采用了贝叶斯推断法,测试了在某种给定谱系树型下,每个民族的魔法故事文本所在节点的准确率,然后选用相对于母题序列而言节点准确率最高的谱系树型。基于以上分析,特拉尼团队发现,在这 76 个继承式母题中,4 个可追溯至印欧民族的共同祖先——原始印欧族(Proto-Indo-European),14 个可追溯至西方印欧族的共同祖先——原始西方印欧族(Proto-Western-Indo-European),如表 1 所示,其中 * 显示该母题为所属祖先民族的准确率高于 70%,未加 * 号则表示该母题为所属祖先民族的准确率高于 50%。

表 1 原始印欧族和原始西方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原始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原始西方印欧族共有的魔法故事母题	
ATU328 男孩偷了恶魔的宝藏		ATU311 姐妹救人	ATU500 超自然助手
ATU330* 史密斯和恶魔		ATU328 男孩偷恶魔的宝藏	ATU505 感恩的死者
ATU402 动物新娘		ATU330* 史密斯和恶魔	ATU531 聪明的马
ATU554 感恩的动物		ATU332 教父之死	ATU554* 感恩的动物
		ATU402 动物新娘	ATU592 荆棘之舞
		ATU425C 美女和野兽	ATU650A 坚强的约翰
		ATU470 生与死的朋友	ATU675 懒惰男孩

以 ATU330 为例,该母题为原始印欧族共有的准确率高于 70%。ATU330 在印欧民族谱系上原始印欧族节点和余下节点的正误率如图 5 所示,其中每个节点圆圈中的黑色占比表示 ATU330 存在于此节点的准确率,灰色占比表示 ATU330 存在于此节点的错误率。

《比较》对印欧民族魔法故事原始性的追溯,虽由文本分析取得,但和语言、考古方面证据互为印证。以“ATU330 史密斯和恶魔”为例,该故事的情节如下:史密斯是名冶金匠,和恶魔签订协议

后,获得了高超的冶金能力,不过最终他幡然悔悟,将恶魔焊在了金属上。该故事普遍存在于印欧民族中,且核心情节稳定。系统发生分析进一步显示,该故事极大可能存在于原始印欧族的叙事中,这意味着原始印欧族已掌握冶金术,其社会成型因而可追溯至约 5 000—6 000 年前的铜器时代(Da Silva Tehrani 9)。这与历史语言学家基于考古和比较语言学证据提出的原始印欧语起源于 5 000—6 000 年左右的“坟冢假说”互为印证。^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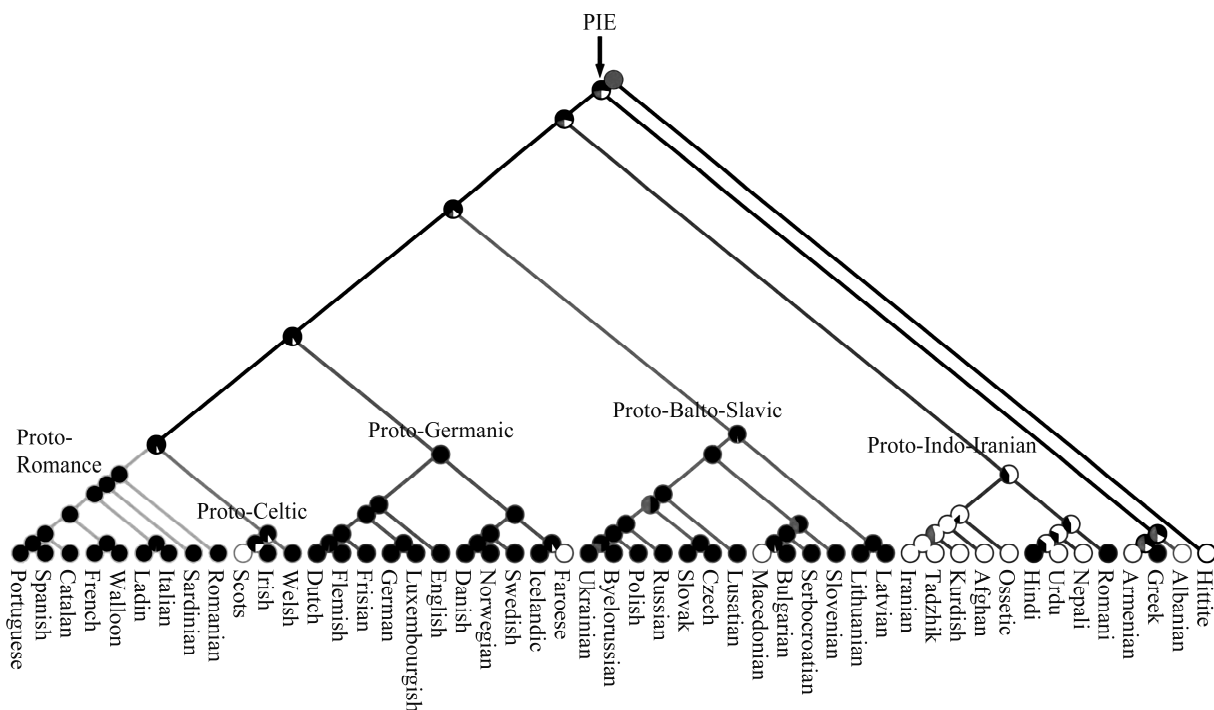


图 5. ATU330 在印欧民族中的分布正误(据 daSilva and Tehrani 原文的图 2 重绘(5))

三、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史和现状

尽管系统发生分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被引入文学研究,但母题分析的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根据本文采用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广义定义,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包含了母题分析,因而本文将母题分析史视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一部分。从 80 年代末引入至 21 世纪前十年,系统发生分析一直未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重心依然在母题分析,尤其是对同源母题的测定。2010 年后,随着德威和特拉尼两位学者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系列

印欧民间故事的系统发生研究,系统发生分析逐渐被文学研究者所关注。本文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80 年代前的“史前史”、80 年代至 21 世纪前十年的“探索期”和 2010 年至今的“成熟期”。^⑨

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史前”期(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者的重心放在母题析取上,即识别文本中的母题,并对其作质性剖解。这一时期从事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研究者,主要由民俗学者构成,以安蒂·阿尔内(Antti Aarne)、斯蒂思·汤姆森(Stith Thompson)和汉斯-约尔格·尤瑟(Hans-Jörg Uther)为代表。阿尔内在 1910 年出版的《民间故事类型列表》

(*Verzeichnis der Märchentypen*)中,识别了欧洲民间故事中的主要叙事母题。汤姆森是阿尔内的继承者,于1932年至1936年间陆续出版了阿尔内体系的扩展版《民俗文学的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该体系以阿尔内和汤姆森两人的姓氏命名,被称作阿尔内-汤姆森母题体系,简称AT体系。在尤瑟作进一步增订前,AT体系是20世纪后半叶广为流传、影响最大的母题体系。例如,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参照了AT体系。2004年,尤瑟总结多年研究成果,出版了《世界民间故事类型:分类和文献》,对AT体系作了大幅增订。增订后的母题体系以阿尔内、汤姆森和尤瑟三人的姓氏命名,被称作阿尔内-汤姆森-尤瑟母题体系,简称ATU体系。ATU体系是目前最常用的母题体系,收录了近2000个母题,涵盖了200多个民族。不过该体系因采用欧洲视角而常为人所诟病。^⑩鉴于此,许多后继学者在借鉴ATU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母题体系,如国内学者杨利慧和张成福于2013年出版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和王宪昭于同年出版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在国际学界影响较大的是尤里·贝勒斯金(Yuri Berezkin)自90年代开始建立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⑪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的前十年,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进入“探索期”。加拿大民俗和人类学者托马斯·阿卜勒(Thomas Abler)于1987年发表了《树图和天树:易洛魁创世神话的数字分类和变体》(*Dendrogram and Celestial Tree: Numerical Taxonomy and Variants of the Iroquoian Creation Myth*),运用系统发生分析法研究了北美印第安原住民易洛魁人的创世神话谱系,开启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探索期”。殊为可惜的是,阿卜勒引入的系统发生分析在当时仅有学者小田淳一(Oda, Jun'ichi)在《民间故事的结构描写:使用生物信息多层校准程序》(*Description of Structure of the Folktale: Using a Bioinformatics Multiple Alignment Program*)中作了积极回应,未能引起其他学者的重视。这一时期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仍在文本的母题分析上。除延续上一时期的母题析取研究,同期以贝勒斯金为代表的学者转向了母题同源性测定,即测定哪些母题属于跨民族的同源母题。贝勒斯金基于自己建立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运用一系列

统计方法,对各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展开同源测定,最终形成了“神话地图”这一大型可视数据库。^⑫贝勒斯金的“神话地图”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同源母题数据库,囊括了贝勒斯金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库中的全部母题和民族,还纳入了对这些母题同源性测定结果。基于“神话地图”,贝勒斯金对美洲印第安神话母题进行了深入考察,辨别了印第安神话中源自亚洲的母题和16世纪“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殖民者带入的神话母题。^⑬

德威和特拉尼是当代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代表人物,带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走入了“成熟期”。2010年至今,系统发生分析在人文研究中逐渐成熟。各人文领域的学者,运用系统发生分析,产出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例如在2019年和2021年登上国际顶级刊物《自然》的两篇利用系统发生分析完成的语言起源研究^⑭。这些重磅发表,让各人文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系统发生分析,其中包括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⑮沿着阿卜勒在80年代末铺设的研究路径,德威和特拉尼将系统发生分析大规模运用到了对印欧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研究:德威团队对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神话、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神话和宇宙狩猎(Cosmic Hunt)神话作了研究^⑯,特拉尼团队则对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童话和印欧魔法故事作了研究^⑰。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有三个特点:大数据化、计算化和跨学科化。所谓大数据化,指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依赖的母题数据,无论在数量和范围上都远大于前一时期。例如,特拉尼团队在研究印欧魔法故事时,调用了50个印欧民族的母题数据(见本文第二节)。所谓计算化,指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在处理数据时,全部采用最新的计算和统计模型。例如,特拉尼团队在研究印欧魔法故事时运用D统计和自逻辑回归等模型(见本文第二节),全方位甄别了50多个印欧魔法故事中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并采用多种系统发生分析法,完成了对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的谱系分析。所谓跨学科化,指这一时期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研究,因数据数量和类型急剧增加,不能再只靠一人之力,而需跨学科的多人团队合作。

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三阶段,事实上对应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流程中的三个步骤

(见图4):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史前”期,研究重心在叙事母题析取;“探索期”的研究重心在同源母题测定;而到了“成熟期”,研究重心才最终转向谱系分析。这种对应关系反映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后一阶段的研究都是在前一阶段研究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且只有在完成前一阶段研究后,才能顺利开展后一阶段的研究。

四、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启示和反思

2019年复旦大学金力团队在《自然》上发表了用系统发生分析所作的汉藏语系起源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汉藏语起源的系统发生证据》(“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引起国内外人文学者的普遍关注,显示系统发生分析在国内人文领域已有了一定应用基础。国内文学研究界目前尚无对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介绍,更未有研究应用此范式。本节探讨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引入国内学界的可行性,并思考该研究范式向更广泛的文学文本扩展,发展成更为普遍的一种跨学科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一) 对国内文学研究的启示

从上文的考察可看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是对传统母题研究的拓展。国内多数学者对母题的研究,仍处于分类学阶段。即通过对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的分类整理,析取其中对理解“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乐黛云等 189)有帮助的母题。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母题分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沃尔弗拉姆·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Folktales of China*)。该书遵循阿尔内在《民间故事类型列表》设定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故事纳入阿尔内的母题分类体系中。阿尔内的分类体系,是在对欧洲民间故事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艾伯华并未拘泥于此,而是将中国民间故事视为不同于欧洲故事的体系。1978年丁乃通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更全面、完整地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面貌。2000年金荣华基于80年代以来完成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参照AT体系编制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

引》。此后,国内还出版了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2年)和祁连休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2007年)。2013年,国内两位神话研究专家杨利慧(及其学生张成福)和王宪昭各自推出了新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和《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两部书均未照搬已有的AT体系或ATU体系,而是基于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设计了新的母题体系。从以上列举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母题研究已卓有成就。遗憾的是,这些母题索引书在出版后只被学者作为参考工具书置于案头以备查询,索引中的大量母题数据实际上并未被用于研究。^⑧该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前辈学者们辛苦整理得出的数据?这是传统母题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指明了方向:对这些母题进行同源性测定,进而对同源母题序列作谱系分析。

2004—2018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巍 赵辉 5—8)的开展,文学界对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同源性的探讨也方兴未艾。母题作为文本中有分析价值的叙事要素,对研究神话和民间故事的起源有极大意义:拥有更多数量同源母题的文本,在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也更近。从同源母题切入,研究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进而研究民族间的发生关系和历史联系,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学第二阶段的研究重心所在。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研究,尤以王宪昭于2020年出版的《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为代表。王宪昭多年来浸润于对中国多民族神话母题的研究。他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对各民族神话中的同源母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解读了数量可观的多民族神话文本的互文性。从神话母题同源性的角度,诠释了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密切联系,有力论证了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性。然而受限于研究方法,王宪昭对神话母题同源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也未能充分调用中华各民族的语言谱系和各民族地理距离等相关信息。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D统计和自逻辑回归(见本文第一节),可以弥补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用D统计分析《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神话母题相对民族语言谱系的分布,可以相对明确地辨析出哪些神话母题,最有可能是中华各民族的继承式同源母题;而使用自逻

辑回归分析《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中神话母题相对于民族地理距离的分布,可以相对明确地分析出哪些神话最有可能是民族因迁徙和接触而出现的扩散性同源母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华民族起源和融合的研究,多采用基因、历史、考古和语言等证据。以叶舒宪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从文学和文化考古的角度出发,为中华民族探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响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叶舒宪于2015年出版《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运用多重证据法,从多角度探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神话呈现的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同源性,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须指出,以往文学研究者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所得的结论,都是基于对有限文本数据(如女娲神话、盘古神话、格萨尔王传说)或有限文化遗产数据(如女娲伏羲图、熊图腾形象)分析所得的假说,甚至有的假说间还存在较大的龃龉之处。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引入,为验证这些假设提供了有效方法。对中华各民族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序列,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可以直观呈现出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的遗传和分支关系。而这些关系,事实上映射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发生关系。就此而言,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可借鉴金力团队对汉藏语系语言所作的系统发生分析。在汉藏语研究领域,对汉藏语的起源有两种假设:一种主张原始汉藏语起源于中国北方,因而被称为北方起源假说;与之相对应的西南起源假说则认为,原始汉藏语起源于中国西南或印度东北。金力团队对汉藏语言中同源核心词汇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所得结果为原始汉藏语的北方起源假说提供了支持。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不同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对应了金力团队所作研究中不同的民族语言,而文本的继承式同源母题则可比对为各民族语言的核心词汇。若金力团队的结论可靠,那么用系统发生分析法对汉藏民族神话和民间故事文本的分析,必然也会得到类似结论;若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所得结论,与金力团队的结论相左,则有必要对差异之处作进一步分析和解读。本文第二节介绍的特拉尼团队的研究可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国内学者可在这一方向跟进和探索。

(二) 对系统发生分析法的反思和拓展

当前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有一个特点,即

参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者几乎都是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被考察的文学文本几乎都是神话或民间故事。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更感兴趣?为什么神话和民间故事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更受青睐?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早在被用于文学研究前,系统发生分析已被广泛用于人类学和民俗文化研究,因而相较于文学研究者,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更熟悉该方法,也更容易将其扩展到相关领域。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系统发生分析的原料是具有遗传性的特征序列,而在所有文学文本中,通常认为神话和民间故事(或者说广义上的口头文学)呈现出较强的遗传性特征,即叙事母题的传承。系统发生分析能否扩展至其他更广泛、普遍的文学文本呢?根据以上分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在这些文学文本中找到遗传性特征。鉴于母题分析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本,本文主张系统发生分析同样可用于这些文本研究。这对于当下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系统发生分析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拓展,也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认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推进:其一,研究某一特定题材文学作品的历时嬗变;其二,研究某经典文学意象(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历时嬗变。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AT体系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扩大,诸多文学研究者们开始将原本用于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的AT体系,应用于对某些特定题材文学作品的研究。这些特定题材的文学作品通常相互影响,共享类似情节,而这些类似情节可被视为文本的遗传性特征,即一个文本从另一个或另一些文本继承所得的叙事范式。早在1977年,美国学者韦斯利·柴尔德斯(Wesley Childers)就采用AT体系对15—17世纪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叙事母题作了分类,出版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故事:母题索引》(*Tales from Spanish Picaresque Novels: A Motif-Index*)。美国学者安·翠西(Ann Tracy)于1981年出版的《1790—1830年间的哥特小说:情节总结和母题索引》(*The Gothic Novel 1790 - 1830: Plot Summaries and Index to Motifs*)采用AT体系细致梳理了1790年至1830年间出版的哥特小说中的叙事母题。法国学者阿妮塔·格勒乌-亚拉伯

(Anita Guerreau-Jalabert)于1992年出版的《法国亚瑟传奇诗的叙事母题索引(12至13世纪)》(*Index des Motifs Narratifs dans les Romans Arthurien Français en Vers, XIIe-XIIIe Siècles*)采用AT体系对12—13世纪流传于法国的亚瑟传奇诗中的叙事母题作了归纳。20世纪晚期,采用AT体系对特定题材文学作品所作的母题分析,远不止以上列举的几种。殊为可惜的是,这些母题索引长期以来都只被当作检索类工具书,其中大量的母题数据并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认为,将系统发生分析引入对某一题材文学作品的母题索引的研究,为研究该题材文学作品嬗变提供了新视角。

另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是用系统发生分析法研究文学意象(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历时嬗变。文学意象的历时嬗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诸多西方经典文学人物,如哈姆雷特,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均因社会文化变迁而被重新阐释(Dobson 269—275)。特拉尼对小红帽和辛德瑞拉故事嬗变的研究,以及德威对皮格马利翁和波吕斐摩斯故事嬗变的研究,可以看作对文学意象嬗变研究的早期尝试。不过须注意,因特拉尼和德威均为民俗学和人类学家,他们选择研究的对象通常是神话或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并未扩展至更为普遍的文学意象。此外,两人在研究中并不单独分析文学意象的嬗变,而是依托于具体故事,考察故事的嬗变,以期获得其投射的文化变迁等信息。而对文学意象嬗变的真正研究,则应更关注意象本身的嬗变,例如哈姆雷特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形象。在使用系统发生分析法对文学意象嬗变展开研究时,对意象在某一时期的叙事描述可被析取出一系列的母题,这些母题所构成的序列可被认为是该意象在该时期的遗传信息。将系统发生分析引入对这些文学意象在不同时期对应的叙事母题序列的研究,为研究文学意象演变规律提供了新方向。这不仅对特定文学意象的研究者具有极大吸引力,更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结 语

文学是所有人文研究领域中最坚守传统的领域之一。以“近读”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者们

主张坚守对文本的阐释,对使用计算和统计模型分析文本常敬而远之。然而本文在引言中业已说明,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系统发生分析仅是一种文本挖掘方法,而研究本体和阐释对象始终未发生改变,依然是文学文本和文本投射的文化变迁。换言之,和激进的数字人文学者相比,本文主张将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中的系统发生分析法视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无法替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即文学文本;更无法替代文学研究的目的,即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若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应该也无理由拒绝在文学研究中引入系统发生分析吧?从国内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鉴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跨学科性质和已取得的重大国际影响,将该研究范式引入国内不仅能为国内文学研究增添新维度,还有助于国内的新文科建设。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坚守在神话和民间故事研究领域,还是向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学文本拓展?我国学者也许可以在此十字路口“后来居上”:一方面,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的学者可以沿着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已铺设的研究路径,充分调用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母题数据来研究中华民族的系统发生;另一方面,对文学嬗变感兴趣的学者们可以将该系统发生分析运用于更多类型、更广泛、更普遍的文学文本(尤其是中国文学文本)的研究,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注释[Notes]

① 狭义的系统发生关系包含遗传关系和分支关系。遗传关系指“生物在遗传组成方面的关系,在群体遗传学中采用遗传相关系数来度量,在种[……]间采用亲缘距离来度量”,而分支关系指“物种或类群之间与共同祖先相对近度的关系”(黄原 3—4)。有些学者认为,系统发生关系还包括表征(phenetic)关系,即“以所有可利用性状为基础的全面相似性程度排列的关系”(黄原 2)。本文参考黄原的观点,采用狭义的系统发生关系定义,将其视为分支关系和遗传关系的叠加,即“由垂直遗传构成的分支关系”(黄原 5)。

② 除近年来被用于文学研究外(见本文第三节),系统发生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文化研究以来,主要被用于研究手稿变异、语言进化和文化遗产演变。林德尔·布朗厄姆(Lindell Bromham)在《意义和目的:使用系统发生学来研究人类历史和文化演变》(“Meaning and

Purpose: Using Phylogenies to Investigate Human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一文中对这些研究作了详细梳理和精彩评述,可资参考。

③“远读”和“近读”是数字人文学者区分的一对重要概念,由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提出(55)。“远读”指的是将文本视为数据来源,使用统计和计算方法大规模处理文本数据,为文本阐释提供证据来源。与之相对,“近读”通常认为是传统文学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即强调结合历史社会环境和文学批评理论对一个个文本单独进行考察。厘清这对概念的差异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显然应归入“远读”视角的研究,因而也可被纳入数字人文研究的范畴。

④本文在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宣读时,有学者指出将母题序列比作基因序列并不恰当,因为基因序列上的基因排列是天然的,而母题序列上的母题排列是人为的。我们认为,确实不存在天然的母题排列,甚至连母题析取都是一项主观工作。但人为的母题排列并不会影响系统发生分析方法的运用,因为系统发生分析在设计和应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序列中每个位点(即母题的位置)的进化都是独立和随机的(黄原 8—14)。这意味着,母题序列上母题的排序不会影响系统发生分析的结果。尽管如此,值得深思的是:各母题间是否完全独立?或者说,人为识别的母题间是否存在结构性联系?德威和特拉尼在《系统发生分析遇上民间故事:生物信息学视角下的国际民间故事研究》(“Phylogenetics Meets Folklore: Bioinformatic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中对此有过初步讨论(111)。学界目前对此问题尚无定论,未来可作进一步研究。

⑤考古和基因证据显示,印第安人和东北亚人有更近的亲缘,因而通常认为最早的印第安人是经白令陆桥进入美洲的古东北亚人。拉斐尔·比索-马查多(Rafael Bisso-Machado)和涅尔森·法贡德斯(Nelson J. R. Fagundes)在《智人迁徙和开辟美洲》(“Homo Sapiens Dispersal and the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中对这些证据作了梳理,可资参考。欧洲人大规模进入美洲是在16世纪地理大发现后。尽管在美洲被欧洲殖民期间,印第安神话曾向欧洲殖民者神话借用叙事要素,但认为印第安人和欧洲殖民者的亲缘更近显然不合理。贝勒斯金在《开辟新大陆:基于民间故事母题的数据分布》(“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from Data on Distributions of Folklore Motifs”)一文中对印第安神话中叙事母题的来源作了考证,可资参考。

⑥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D统计和自逻辑回归的原理不作深入介绍。当然,除这两种方法外,还有其他可用作同源性测定的方法。苏珊·弗里泽(Susanne A. Fritz)和安迪·浦尔维斯(Andy Purvis)的《哺乳动物灭绝风险和威胁类型的选择性:二元性状系统发育信号强度的新测量法》(“Selectivity in Mammalian Extinction Risk and Threat

Types: A New Measure of Phylogenetic Signal Strength in Binary Traits”)、玛丽·唐纳(Mary C. Towner)等人的《基于邻接图的文化广义演化》(“Cultural Macroevolution on Neighbor Graphs”),以及的塔玛拉·蒙克缪勒(Tamara Münkemüller)等人的文章《如何测量和测试系统发生信号》(“How to Measure and Test Phylogenetic Signal”)对这些统计方法作了比较和介绍,可资参考。

⑦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四种系统发生分析法和事后评估采用的引导法的原理也不作深入介绍,详见黄原所著《分子系统发生学》的第八至十四章。

⑧“坟冢假说”认为原始印欧人的历史可追溯至5000—6000年前铜器时代东欧大草原的“坟冢文化”,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地区的萨马拉文化和塞罗格拉佐沃文化(Gimbutas 190)。

⑨关于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学史,也可参见马克·蒂亚尔(Marc Thuillard)等的研究《世界神话的大规模研究》(“A Large-scale Study of World Myths”)。该文采用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的狭义定义,因而不把母题分析史作为文学文本系统发生分析史的一部分。

⑩贝勒斯金指出:“因其采用欧洲中心视角,ATU索引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西伯利亚、东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的民间故事所作的分类极为有限,而澳大利亚和美洲则完全在其视角之外。”(Berezkin,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from Data on Distributions of Folklore Motifs” 73)此外,针对ATU索引对欧洲民间故事的分类,贝勒斯金指出:“很多相同故事类型下属的故事变体的情节千差万别,以至于想要去分析相同故事类型下属的这些特定文本间的相似性,在不查询[故事来源的]原出版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73)

⑪贝勒斯金的世界神话和民间母题故事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母题数据库,包含了2000多个母题,涵盖了世界上近1000个民族的民间故事。贝勒斯金的数据库目前只有面向公众的在线版本:<http://www.ruthenia.ru/folklore/berezkin>,未以纸质本出版。相关报道可见贝勒斯金的《民间故事和神话数据库:产出和研究潜力》(“Folklore and Mythology Catalogue: Its Lay-out and Potential for Research”)一文。

⑫“神话地图”目前只有内部参考版本:<http://mapsofmyths.com/>,未以纸质本出版。

⑬贝勒斯金对美洲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研究下力最深,相关成果可见《宇宙狩猎:西伯利亚-北美神话的变体》(“Cosmic Hunt: Variants of Siberian-North American Myth”)、《西西伯利亚、东北亚和下阿穆尔河滨海边疆区各民族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相似之处》(“Folklore-mythological Parallels among Peoples of Western Siberia, Northeastern Asia, and the Lower Amur-Primorye Region”)、《“地下潜水”和“地底浮现”:宇宙起源故事作为美洲印

第安人异质起源的证据》(“‘Earth-diver’ and ‘Emergence from under the Earth’: Cosmogonic Tales as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Heterogeni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恶作剧故事的美洲传播:民间故事母题的区域分布》(“Tricksters Trot to America: Areal Distribution of Folklore Motifs”)、《西伯利亚民间传说和纳-德内的起源》(“Siberian Folklore and the Na-Dené Origins”)、《开辟新大陆:基于民间故事母题的数据分布》(“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from Data on Distributions of Folklore Motifs”)和《阿萨巴斯卡-西伯利亚民间故事联系:寻找纳-德内的起源》(“Athabaskan-Siberian Folklore Links: in Search of Na-Dene Origins”)等论文。

⑭ 即金立团队发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汉藏语起源的系统发生证据》(“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和玛蒂娜·罗比茨(Martine Robbeets)团队发表的《三角测量支持跨欧亚语言的农业传播》(“Triangulation Supports Agricultural Spread of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⑮ 严格意义上,这些研究对本体问题的追问未发生变化,大部分仍在研究某种物质性或非物质性文化的历时嬗变。但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采用跨学科、更为科学的系统发生分析和一系列计算和统计模型,使分析结果更加科学和客观。

⑯ 德威团队在《皮格马利翁母题:非洲起源和在非洲的传播》(“Le Motif de Pygmalion: Origine Afrasienne et Diffusion en Afrique”)中对皮格马利翁神话进行了系统发生研究,在《波吕斐摩斯故事:系统发生重构》(“Le Conte-type de Polyphème: Essai de Reconstitution Phylogénétique”)和《波吕斐摩斯:旧石器时代的传说?》(“Polyphemus: a Palaeolithic Tale?”)两篇论文对波吕斐摩斯神话进行了系统发生研究,在《柏柏尔天空中的宇宙狩猎:旧石器时代神话的系统发生重构》(“A Cosmic Hunt in the Berber Sky: A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of a Palaeolithic Mythology”)中对宇宙狩猎神话进行了系统发生研究。

⑰ 特拉尼团队在《小红帽的系统发生谱系》(“The Phylogen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中对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小红帽童话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在《比较系统发生分析揭示印欧民间故事的古代起源》中对印欧民族流传的魔法故事进行了系统发生分析(见本文第二节)。

⑱ 王宪昭先生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方法,通过逻辑归类和体系构建,完成了《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的数字化。数字版《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http://myth.w.zhongyan.org>)的推出为当代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极大助力,推动了中国各族神话研究。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arne, Antti. *Verzeichnis der Märchentypen*.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10.

Abler, Thomas S. “Dendrogram and Celestial Tree: Numerical Taxonomy and Variants of the Iroquoian Creation Myth.”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 7.2(1987): 195–221.

Atkinson, Quentin D., and Russell D. Gray. “Curious Parallels and Curious Connections — Phylogenetic Thinking in Biolog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ystematic Biology* 54.4(2005): 513–526.

Berezkin, Yuri E. “Athabaskan-Siberian Folklore Links: in Search of Na-Dene Origins.” *Folklore* 130.1(2019): 31–47.

---. “Cosmic Hunt: Variants of Siberian-North American Myth.”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31(2005): 79–100.

---. “‘Earth-Diver’ and ‘Emergence from under the Earth’: Cosmogonic Tales as Evidence in Favor of the Heterogeni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2.1(2007): 110–123.

---. “Folklore-Mythological Parallels among Peoples of Western Siberia, Northeastern Asia, and the Lower Amur-Primorye Region.”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7.1(2006): 112–122.

---. “Folklore and Mythology Catalogue: Its Lay-out and Potential for Research.” *The Retrospective Methods Network* S10(2015): 58–70.

---. “Tricksters Trot to America: Areal Distribution of Folklore Motifs.” *Folklore: Electronic Journal of Folklore* 46(2010): 125–142.

---. “Siberian Folklore and the Na-Dené Origi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43.1(2015): 122–134.

---.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from Data on Distributions of Folklore Motifs.” *Maths Meets Myths: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Ancient Narratives*. Eds. Ralph Kenna, Máirín MacCarron, Pádraig MacCarron. Berlin: Springer, 2017. 71–89.

Bisso-Machado, Rafael, and Nelson J. R. Fagundes. “Homo Sapiens Dispersal and the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A Companion to Anthropological Genetics*. Ed. Dennis H. O’Rourke.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9. 165–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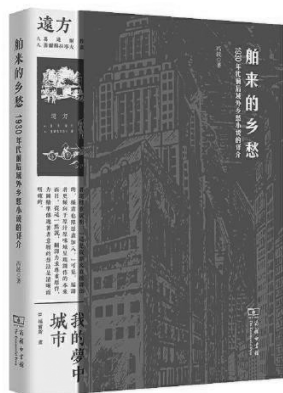
Bromham, Lindell. “Meaning and Purpose: Using Phylogenies to Investigate Human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 *Biological Theory* (2022): 1–19.

Cavalli-Sforza, Luigi Luca, and Marcus W. Feldm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A Quantitative*

- Approa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hilders, James Wesley. *Tales from Spanish Picaresque Novels: A Motif-index*. New York: SUNY Press, 1977.
- Da Silva, Sara Graça, and Jamshid J. Tehrani. "Comparative Phylogenetic Analyses Uncover the Ancient Roots of Indo-European Folktales."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3.1(2016): 1–10.
- d'Huy, Julien. "A Cosmic Hunt in the Berber Sky: A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of a Palaeolithic Mythology." *Les Cahiers de l'AARS* 15(2013): 93–106.
- . "A Phylogenetic Approach of Mythology and Its Archaeological Consequences." *Rock Art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Rock Art Research Association (AURA)* 30.1(2013): 115–118.
- . "Le Conte-type de Polyphème: Essai de Reconstitution Phylogénétique." *Mythologie Française* 248 (2012): 47–59.
- . "Le Motif de Pygmalion: Origine Afrasienne et Diffusion en Afrique." *Sahara: Préhistoire et Histoire du Sahara* 23(2012): 49–58.
- . "Polyphemus: A Palaeolithic Tale?" *The Retrospective Methods Network Newsletter* 9(2015): 43–64.
- Dobson, Michael. "Cutting, Interruption, and the End of Hamlet." *New Theatre Quarterly* 32.3 (2016): 269–275.
- Eberhard, Wolfram, ed. *Folktales of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7.
- Fritz, Susanne A., and Andy Purvis. "Selectivity in Mammalian Extinction Risk and Threat Types: A New Measure of Phylogenetic Signal Strength in Binary Traits." *Conservation Biology* 24.4 (2010): 1042–1051.
- Gimbutas, Marija. "Primary and Secondary Homeland of the Indo-Europeans. Comments on Gamkrelidze-Ivanov Articles in Recent Russian Papers on the Indo-European Problem and on the Ethnogenesis and Original Homeland of the Slavs."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13.1–2 (1985): 185–202.
- Guerreau-Jalabert, Anita. *Index des Motifs Narratifs dans les Romans Arthurien Français en Vers (XIIe-XIIIe Siècles)*. Paris: Librairie Droz, 1992.
- 黄原:《分子系统发生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年。
- [Huang, Yuan. *Molecular Phylogen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2.]
- 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 年。
- [Jin, Ronghua. *Index of Integrated Types of Chinese Folktales*. Taipei: China Oral Literature Association, 2000.]
- 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 [Liu, Shouhua. *A Study of the Types of Chinese Folk Storie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2000): 54–68.
- Münkemüller, Tamara, et al. "How to Measure and Test Phylogenetic Signal." *Metho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3.4(2012): 743–756.
- Oda, Jun'ichi. "Description of Structure of the Folktale: Using a Bioinformatics Multiple Alignment Program."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55(2001): 153–174.
- 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年。
- [Qi, Lianxiu. *A Study of the Types of Ancient Chinese Folk Stories*.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7.]
- Robbeets, Martine, et al. "Triangulation Supports Agricultural Spread of 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Nature* 599.7886(2021): 616–621.
- Tehrani, Jamshid J. "The Phylogeny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PloS One* 8.11(2013): 1–11.
- Tehrani, Jamshid J., and Julien d'Huy. "Phylogenetics Meets Folklore: Bioinformatic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Maths Meets Myths: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o Ancient Narratives*. Berlin: Springer, 2017. 91–114.
- Thompson, Stith.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 Ballads, Myths, Fables, Mediaeval Romances, Exempla, Fabliaux, Jest-Books, and Local Legends*.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32–1936.
- Thuillard, Marc, et al. "A Large-Scale Study of World Myths." *Trames: A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4(2018): 1–44.
- Ting, Nai Tung.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78.
- Towner, Mary C., et al. "Cultural Macroevolution on Neighbor Graphs." *Human Nature* 23.3 (2012): 283–305.
- Tracy, Ann B. *The Gothic Novel 1790–1830: Plot Summaries and Index to Motif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1.
- Uther, Hans-Jörg. *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Folktales: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Based on the System of Antti Aarne and Stith Thompson*. Helsinki: Academia

- Scientiarum Fennica, 2004.
- 王巍 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社会科学文摘》3(2023):5—8。
- [Wang, Wei, and Zhao Hui. “The Project of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Main Achievements.” *Social Sciences Digest* 3(2023): 5–8.]
- 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 [Wang, Xianzhao. *Wang's Motif-Index of Chinese Mytholog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 :《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 年。
- [——. *Study on the Myth of Chinese Multi-Ethnic Homology*.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杨利慧 张成福:《中国神话母题索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 [Yang, Lihui, and Zhang Chengfu. *Index of Chinese Myth* Motifs.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
- [Ye, Shuxian. *Mythological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5.]
- 乐黛云等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
- [Yue, Daiyun, et al. eds. *A Coursebook o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1988.]
- Zhang, Menghan, et al.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569.7754(2019): 112–115.
- (责任编辑:王嘉军)

· 书讯 ·



《舶来的乡愁——1930 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

作者:冯 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 年 11 月

本书以 1930 年代前后域外乡愁小说的译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的个案解读,力图在文学内部的情感动力与外在权力机制的复杂互动关系中,揭示中国文学现代乡土意念发生及其嬗递的复杂情状。本书具有以下特点:一、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置于人的现代化视域内予以审视,将域外情感资源及其价值理念的本地化落实在乡土中国“身家性命”的“感觉结构”内;二、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外跨文化场域内,来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发生、流变情状。